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雜著

春王正月辯

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也建子非春而以爲春爲胡安國之學者曰以夏時冠周正書王正者存周之正冠以春示行夏之時之義也是爲改月不改時夫改月不改時時則夏也月則周也上下不相值寒暑不相蒙下之所系將安從從夏乎從周乎聖人書法不當如是之悖戾也爲蔡九峰之學者曰商周所謂正朔者以是月爲歲首朝會聘問頒曆授時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無改也詩言七月流火六

月徂暑周禮正月始和呂覽月令中星皆與夏正合
前乎商之建丑也其書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
秦之建亥也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曷嘗改乎
是說也於經史合矣其如春秋之所書何桓八年冬
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成元年二月無冰莊七年秋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
隕霜殺菽則何以爲異而書之左傳僖五年正月日
南至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
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又將何以通之且時月既不
改矣孔子告顏淵何必曰行夏之時賈誼於文帝時
何必請改正朔乎爲孔安國鄭康成之學者曰商周

之正朔非獨改月時亦改也後漢陳寵傳冬至陽氣
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
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
三微成著以成三統是說也於春秋所書合矣其如
諸經有不合且天時人事有不便乎曰惟其不便故
孔子不取不然何獨取於夏時哉是其說之不一儒
者苦之以爲千古不決之論愚嘗反覆求之而得其
說夫商周有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
之耳目也安有不改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夫春夏
秋冬之名安始哉亦聖人始名之建子之月一陽所
始獨不可爲春乎午未之月陰氣所始獨不可爲秋

乎冬夏亦然商周既以是新天下之耳目而天下習於夏正已久且天時人事爲順故行之官府則從時王之制民間所行猶多從夏春秋所書朝廷之正也諸經所載或因民間之舊乎汲冢周書云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丞享猶自夏焉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正實兼行之矣何獨民間哉曰是義也曷從受之曰受之孔子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子所以告顏子也

獲麟說

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爲終也予以爲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爲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爲一麟哉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爲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既爲瑞矣又見獲于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爲以是終吾以爲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

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鴝鵒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曷爲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爲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爲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爲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爲聖人出也爲已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河源辯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履也雖然予以爲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番朶甘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率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二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

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虛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于大杆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頭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陁河從師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里逕積石爲中國之河張騫云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爲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于瑤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寘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

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懸圃閶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乎曰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寘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定論也三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爲之辯

性善對

秉之問於拙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程子朱子而明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子亦有異聞乎曰無以異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皆性善之謂也吾又何言乎曰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吾不知也子其有以喻之曰而欲知而之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

焉甚兮其非有也宵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智者安從生曰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曰性惟虛也惟靈也則惟其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碌於澄淵則明碌於濁水則昏碌於汚穢則穢碌於澄淵上智是也碌於濁水凡庶是也碌於汚穢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天果物物而付之耶曰天地間腦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曰子以心性爲二乎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於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性也與諸儒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雜佛老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是謂性

讀墨

始吾讀孟子而知楊墨之害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而拒之甚嚴已而讀韓昌黎集有曰儒與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則曰韓子排佛老者也胡進墨如是而以爲疑及今得墨子讀之有所謂上賢明鬼兼愛非樂節用其詞循循然若與吾儒不異且動以大禹爲准然後知韓之取之不爲無據而頗疑孟子爲過既而思之古之所謂異端者非皆抗然與吾道爲敵而自外於吾儒也其始蓋亦竊吾道之似以文其說特其用意過當有毫釐之差韓子蓋闊略其毫釐之失而取之取之于以見韓之大孟子辯析毫釐之際而闢之于以見孟之正二者皆不爲無見而孟氏嚴矣然墨子又有所謂非儒者則抗然與儒爲敵而自外于正則疑非墨之本文也蓋墨之徒相里勤五矦之屬爲之莊子所謂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者乎不然韓子安得取之然其始不絕其流必至于汎濫墨之後有所謂佛氏者出焉熾然駕其說謂與孔子並且將舉天下而從之所謂涓涓不絕必爲江河於乎吾于是而後知孟氏之慮之遠也

書皮日休集後

予觀襲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怪偉直所謂兩雄力相

當者及讀甘集所謂文數者亦多感慨激昂六箴有檢身勑己之志及招逐殯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書有閔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中子碑配享昌黎請孟子爲學科又幾于知道者及讀唐書則曰黃巢入關以爲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書之驚曰龔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爲恨曾不得與王維鄭虔爲伍一日覽陸務觀渭南集曰龔美晚遯吳越死而有子光業爲吳越相四世孫公弼在慶曆間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隔絕乃有妄人造謗謂龔美隳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說入正史公弼書欲辯之于朝不及而卒尹師魯尹子良墓志亦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龔美千載之冤至是始雪矣不獨雪龔美之冤亦以雪吾儒之恥也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今日休作讖語有畏頭三屈律之語遂爲所害何耶此亦傳問之語也然亦可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爲史則何如曰所聞異詞所傳問異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春秋之法也

答問

或問十二辰所肖何謂也曰是非吾儒之所講也雖

然嘗聞之於人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
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
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獝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
也胃土雉卯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猿申也
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
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
兎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十土獬牛金牛
丑也天禽地曜分直于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
之此十二宿之所始也敢問納音何謂也曰天干地
支互相臨遇則無專一之統故立納音之法猶律呂
旋相爲宮一音之中納五音焉十二辰納六十音猶

宮商角徵羽旋相爲宮而成六十音也律呂之法同
類娶妻隔八生子甲子亦然甲子娶乙丑而生壬申
壬申又娶癸丑而生庚辰庚辰又娶辛巳而無所生
者三元之義備天地之道於是乎止也相比而異其
陰陽故稱妻相異而同其納音故稱子敢問納甲何
謂也曰朱子曰是惟京房之法參同契以之寓行持
進退之候離爲日坎爲月坎離日月之正體也月離
於日而有弦望自望至晦循環出沒爲八干之納甲
以卦之陰陽消長爲晦明陽而明陰而晦每月初三
變坤爲震昏時月出庚故庚歸震初八上弦變震爲
兌昏時月在丁上故丁居兌十五變兌爲乾昏時月

在甲上故月盈壬甲而壬甲從乾望後月生魄變乾爲巽旦時月在辛上故辛歸二十三日下弦變巽爲艮旦時月在丙上故丙歸艮二十八後變艮爲坤旦時月在乙上故月沒乙癸而乙癸向坤也所謂納甲者此之謂也

謫解

王子解內閣機務屏居洞庭之野客有自燕來者儼然造焉俯而賀仰而弔曰蓋聞士之生也皆欲有爲以自見而患無其位有其位患無其具有其具患無其時大夫致身黃閣秩躋一品位列三孤爲百辟之具瞻與　天子相唯諾有其位矣射策甲科養高中秘翱翔乎詩書之苑嚮儒乎道義之原探隱賾則入於杪芒致廣大則窮乎灝噩有其具矣遭時承平奸璫盜政惡熟罪盈乘射隼之勢收獺豕之功有其時矣斯時也不聞有所建明用勘相我國家一旦括囊卷而懷之自遯荒野上負九重之知下孤四海之望意者其有遺行乎竊爲大夫不取也王子起而謝曰唯然誠有之凡子之所以謫我者皆是也我又何辭焉雖然子之所覩者時也所昧者勢也龍驤萬斛之舟得風焉朝三江暮五湖石尤爲逆恐尺不能自致白羲綠駬之得康莊也過都越國追風逐電縶之於庭跛鼈先之干將莫邪之遇佽飛也決浮雲絕地

紀藏之篋笥則與寸鐵無異且夫强弱勢也難易時也爲可爲於可爲之時易爲可爲於不可爲之時難方天下有事也法制未立人人自便耕鉤版築之賢販繒屠狗之徒皆得以自奮故曰易及其無事也民心一矣姦雄息矣法制定矣社稷固矣中外相安循習故事用一賢不見其爲益用一不賢不見其爲損俗漸敝而不知法漸隳而不恤外有治平之名內有不測之憂故曰難於乎上下之不交也久矣以明主在上人思效忠使得賜清宴之間承寬和之色發憤懣抒胷臆圖安危於掌上列是非於階前上以安社稷下以庇蒼生誰獨無志乎而動則關格狐憑

以獻妖蛇當道而肆螫君之求治甚急也有障焉莫通於下臣之納忠甚切也有障焉莫達於上一齊之傳不勝衆楚之咻一日之暴不勝十日之寒一人植之十人拔之如之何其可也是故以宇文黑獺之中才輔以區區之蘇綽猶能建制立法以垂後賈誼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略值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如彼哉勢則然也客曰吾聞之道無常體與時委蛇知者能因時以爲勢隨勢以爲功因時爲勢則難者易隨勢爲功則弱者强子產之相鄭也焚載書賂伯石卒以鄭安王猛之相秦也斬樊世逐仇勝乃以秦霸小人在位吾力能去乎則乘

傾否之勢如王猛之於秦不能去乎姑示包荒之量如子產之於鄭則亦何能爲哉四凶在朝不害唐堯之治三豎在側不廢管仲之功王子曰不然吾聞之也蕭猶不可以同藏忠邪不容以兩立易之泰曰內君子外小人君子在內則君子重君子重則小人道消世所以泰也否曰內小人外君子小人在內則小人重小人重則君子道消世所以否也安危消長內外輕重孰從生哉顧人君所以置之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置之重則重置之輕則輕昔者申屠安坐而鄧通泥首宋璟庭立而昌宗倒曳呂端鎖閣而繼恩徬徨韓琦出檄而宦忠黜貶重也權之所在也王嘉發憤不能去一佞倖楊震連疏不能去一乳媪蕭望之以師傅之舊困於石顯趙汝愚以貴戚之重阨於侂胄輕也權之所去也不識今之所謂重者安在哉在內乎在外乎在彼乎在此乎勢所不在而責其有爲猶縶驥於庭而責其千里之步縶鷹於韝而責其九霄之翔推舟於陸而責其濟川之功也而可乎且夫患得患失老而不止者貪夫之爲也知止知足超然去之者志士之事也易貴見幾而作詩歌永矢弗諼故士有淵潛而避萬乘灌園而卻三公顏闔鑿坯而遁弘景掛冠而歸韓伯休隱名於藥肆申屠蟠滅跡於樹屋梅福潛踪於吳市管寧投老於遼東裴

相開平泉之莊白傅結香山之社此皆哲人不得已之爲也吾將竊取之以爲名若夫孔光肅容於迎謁胡廣飾志於朝章陳咸乞靈於子公楊興假譽於君房子雲浮湛於莽賢執諂脂葦於伾文段頴事阿保以自通齊丘樹朋黨以自固吾誠不能與數子者並故默默甘守乎丘園

擬盪平羣盜露布

天啓昌期薄示無虞之警神資睿算旋成不戰之功氛祲廓清華夷寧謐恭惟　皇帝陛下嗣登天位獸奮乾剛掃一時怠玩之風振累世因循之習蠢茲羣盜敢爾逆天安祿山之反相莫逃子壽先知管叔鮮之流言尚賴成王不惑鴟鴞成性莫懷好音大馬怙恩忽成反噬　陛下怒形文武之赫斯恩施乾坤之曠蕩網開一面計出六奇置赤心于腹中推洪恩于望外故旌旗所指反側歸心金鼓纔聞元惡授

首兵車既勑徒勞六月之師干羽載陳奚俟七旬之
格遂使燕齊趙魏四郊之狐兎都無江漢淮沂萬里
之波濤咸息此皆　德符玄造謀協神人羣策畢收
愚罔遺于一得神謨默運道乃出于萬全四門還穆
穆之風萬姓覩平平之政臣職居下列目覩膚公殄
螗螂以當轍車策鯨鯢以爲京觀歌七德遂完保
大之名壽祝萬年願進持盈之戒臣無任

重修善權寺募緣疏

靈山福地有邦之偉觀斷刻殘碑前人之遺蹟如其
就毀自合興修切見善卷一寺剏自南齊國山有封
禪之碑雖晨鐘象獅之相柱存天篆礎紀唐年三李
丞相之所經營橋橫玉帶諸佛如來之所示現山接
銅官雖靈光歸爾而獸存顧遺像黯然而日點鍾樓
將壓佛閣半欹俾往蹟之漸泯乃行道之所隱伏與
仁人義士扶其顛而持其危庶幾剩水殘山圖其新
而復其舊爲一時之勝事種將來之福田其諸檀越
具列如左來者續焉

賀平孝豐賊文

湖之孝豐丘壑巉巖草樹蓊蔷爰有劇寇二姓曰湯
許者據之謂　天討之莫及敢王稅之靡供多納亡
命潛懷異圖殺掠齊民燔燒官舍妖狐負城以跳踉
脩甀當道而吞噬寧十莫敢誰何

當宁赫斯震怒遂
勅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張公督師討之公乃檄浙
江三司長貳各簡精銳分路進討又命廣德室其後
門太湖遏其前路東西部署遠近邀遮飛鳥翕異而
莫過弁鯨觸網而先覺已乃躬率大軍直壓賊境甫
陳燕樂遂奪崑崙之關大建鼓旗徑出井陘之口賊
始惶駭欲戰不敵欲竄不能旋伏道傍延頸受縛崛
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幟斯
剿公乃入其境撫其人赭其垣瀦其室不遺寸鏃掃
盪百年之氣不戮一人大開三面之網錢塘江上市
肆不移天目山前謳歌如故朝馳露布夕降天書其
等叨聯官次幸睹膚公昔者同其憂今也共其慶敢
無詞以賀乎

震澤先生集卷三十四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題跋

恭題　仁廟監國令旨

仁宗皇帝監國時長至燕勞東朝之臣之令旨此其賜贊善臣汝玉者其孫某以示臣鏊拜手稽首以觀或傳近例　皇太子于宮僚無問訊燕勞之禮蓋天子在上不敢外交今觀　仁宗在潛邸與其臣下起居燕勞煦濡諄切如家人父子之唯諾所謂朝嬰夕側禮固然邪於戲是獄非近例乎

又

嘗讀東里集謂汝玉於　東宮專講詩法似非輔導

之義今觀　仁宗德音曰政治之方曰善政之音
至有如暗逐明之喻其于　聖心必大有開發者
邪當時帷幄啓沃之言可以縣想獸詩法乎哉

恭題何都御史巡撫南直隸　勑

右刑部侍郎臣鑑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時所被
勑也間錄一通以示臣鑒臣鑒稽首再拜題其後曰
今天下財賦仰給東南故　朝廷特命重臣理之夫
財生於地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以不
足爲有餘無法則以有餘爲不足其張弛贏縮豈不
存其人乎若文襄周公忱眞所謂其人哉故　綸音
每舉以爲巡撫之法昔者江南諸郡數苦大水公私

[illegible]比歲豐稔相仍粒米狼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
[illegible]非天時也當臣鑑巡撫之時江南大饑上捄荒十
二萬不得充軍留州祿米軍儲諸費八十餘萬於是江
南諸府在在充牣時　朝議濬吳松白茅等河衆方
持其議以費無所出也鑑乃請以充軍諸費充焉其
[illegible]始濟又議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功分功
[illegible]糧官賴民之力故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爲費民
[illegible]之濟故用人至五萬而不爲勞此役成而東南
無水患矣則歲之豐凶率歸之天時可乎不可也所
[illegible]以不足爲有餘者非是之謂歟使得久於職則忱
之功尚可繼乎惜乎不久以憂去矣詩曰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臣鑑有焉

邢縣文家藏洪武三年定戶口勘合帖

嘗竊伏讀　皇祖實錄見其芟刈羣雄經畫海宇莫非出自　神謨臣下仰成焉耳今觀戶口勘合亦其一事自姓蓋日用而不知也橋山之弓曲阜之履邢氏獸能存之謹再拜而題其後

讀曾子

曾子十章今見大戴禮其言醇粹肫切不離脩身方學言行而於孝尤諄諄焉謂乎孔氏之家法也然則是皆出於曾氏之手乎未可知也夫曾子之言見於魯論見於大學見於孝經禮記今以是擬之殆亦

[illegible]孔子自孝經禮記已不能無疑況下此者乎自前世荀卿董仲舒劉向至近世朱子小學多引用其說未有異焉雖未必盡出於曾蓋亦孔門之餘裔先秦之古文也可不重乎昔人謂論語爲曾子門人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徒爲之乎於是亦云

讀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先儒以爲僞書以今考之乃孔氏之裔譜焉耳前六卷論集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事蓋子魚爲之名曰孔叢子後一卷則漢太常孔臧以迄子立子元子建子豐子和季彥之事謂之連叢皆孔氏子孫追述前人之懿故多推尊之詞其述

孔子子思或得之家傳或聞之於人不能純一所以近於僞也而亦有至言存焉若戰國秦漢之間史所不傳者頗賴有聞其言語文章自其本色夫何僞之有

讀晏子春秋

予讀左傳所載晏子事與詞稱其偉之信所謂以其君顯而馬遷願爲執鞭者乎及今讀其所著春秋則傳所載咸在蓋丘明掇取其詞爲之而不及載者尤多又以歎景公之信其臣晏子之得其君亦云盛矣而不免卒於亂何哉至其使楚問答雖甚敏給頗類於俳乃若東方朔之流二椎裹栗抑又甚焉其稱孔子至齊不見晏子謂其事三君得順爲有三心此豈孔子之言哉頗疑或者僞爲之非晏子本文也然則尼谿之阻謂儒者滑稽倨傲疑亦非晏子之語晏蹁稱知禮彼豈自外於儒乎最後讀孔鮒詰墨有孔晏交相譽之語乃爲釋然蓋墨子實爲之或者不察而竄其語于其間墨非孔崇晏故至此不知崇之乃所以卑之也然則後之論晏子者要以左傳爲正

跋葉文莊公手書

成化初鏊以童子游學京師時文莊公爲禮侍陸參政文量初第進士簡中所稱用光者張姓爲太學生亟稱鏊於文莊所間以所業見於禮部之廂房公奬

勵備至有將來忠肅之許蓋以鰲與王忠肅同嫌名故云成化十一年鰲始登第則文莊已下世叅政時爲兵部郎往來相好也弘治壬子歲予校文南畿叅政子伸名在選中未幾叅政亦故今年爲弘治十二年伸來會試禮部出其父所得文莊手書一卷覽之慨念今昔爲之泫然敬書其後歸之

書直道編後

初鰲讀鄉先正陳公直道編至諸學士伸救公語心獨偉之而不知其主名頃入史館得竊覽本朝實録至大學士陳循傳備載救公語與此脗合乃知學士者循也循於時尚未入閣當時君臣之間如此

題元人書

予嘗評古今詩唐以格高宋以學勝至元乃頗出入二者之間其實似宋其韻似唐而世變之高下則有不可彊者矣唯書亦然

跋眞西山墨蹟

西山先生書似草草作諦觀之乃非草草者雖不全用晉人筆法而亦不出於法之外豈曾次高故落筆便自不同邪然南渡諸公如魏鶴山李心傳兄弟書亦往往相似豈亦習尚然邪蓋蘇黃筆法至是又一變云

跋蘇子美臨懷素自叙帖

懷素自叙帖憶嘗見之吏部侍郎吳公座上天下奇蹟也今不知所在忽覩此卷爽然神明復還舊觀其爲滄浪翁之作無疑或云此卷末題云舜欽親裝殆非子美作乎而予終以爲子美者亦以其用筆超妙不涉畦徑縱而法勁而潤古而奇其他予所不知也

題文丞相墨蹟後

自昔士之死節者多矣唯顏平原兄弟張睢陽文丞相事至今耿然昭灼天地間而信國尤從容夫死一耳處之不同則或輕或重或難或易而人異觀焉故曰非死之難也處死爲難若公可謂能處死矣間關流離出入萬死不死而卒從容就義於柴市故曰處死也嘗讀文山集每爲欷歔而不可禁吾友錢君世恒間出其與弟妹妾女相訣并六歌手蹟宛然不知涕之無從也夫信國之死自處者義焉耳而其詞一歸之天命何哉未知人倫焉知天道此固睢陽語也識者當自知之

跋李西臺書

西臺書今存者少匏菴出示此帖清勝圓熟姿態橫生可謂深得二王筆法者而或者猶病其稍肥吾以爲不然東坡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跋王雱書

昔人論荆公多澹墨疾書類怵時作今觀元澤書亦

然蓋點畫轉折意到而已未嘗有法而亦不可謂之無法也其得於家傳者邪議者又謂公書類王濛又謂類楊凝式又謂蕭散之趣公所自得非有所本也不知元澤亦尚進於是邪

跋羲之墨蹟

自晉迄今蓋千有餘年其間世故凡幾變滅而片紙宛然獨完信神物有呵護者邪

跋獻之墨蹟

平生愛臨子敬書然皆石刻耳良度少卿出示此帖恍然若值相識而風神骨骼迥異舊觀乃知子敬少處不可學也（二帖皆趙光祿卿良度家藏）

題宋進士王伯虎授建州參軍勑

宋制中書主宣署制勑中書行門下門下行尚書省其文移體式於此亦見其概仁宗嘉祐四年三月勑進士劉輝等二百三十人及第則伯虎其輝榜進士乎時韓富二公爲相范蜀公罷知諫院同修起居注胡文公自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並知制誥嘉其盛矣此勑蜀公所行即其手製無疑獨韓富署名闕焉豈偶不當直邪抑以尊故闕之邪其餘所署銜可考見贊爲韓贊齊州人仕至吏部侍郎繪爲楊繪綿竹人仕至天章閣待制疇爲王疇仕至樞密副使見錢公輔傳

書孫可之集後

予既刻可之集授學者人或曰君以昌黎公爲作者之聖欲學者法之顧令讀可之集何也曰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書有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題古本列子

翰林庶吉士陳子雨蒙藏列子三冊其陰有公案存焉曰乾道三年蓋宋公府故紙之爲也上有題勘不知爲何人書予於是得三善焉行移之舊也刻畫之精也題勘之審也視近刻之訛謬昏闕爲之一慨雖然今人作事不如古豈歟是哉

跋吳文定公與沈石田手札

聞之王秋澗云字畫亦可以觀人之壽夭文定以甲子七月十日奄逝此札作於是月之六日札去四日耳點畫法度具在言辭溫潤詩切與平日無異也秋澗之言豈欺我哉昔曾子臨終所以告孟敬子者尤謹於容貌顏色詞氣之間文定此札久要之誠恬退之節蓋略見焉其所養可知矣公於石田最厚往來簡牘尤多而此札則若與永訣然者故尤重之寶之裝潢成卷俾予書其後於戲公之筆於是乎絕矣

跋充道所藏朱文公書

觀晦翁書筆勢迅疾曾無意於求工也而尋其點畫

波磔無一一不合書家矩矱豈亦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邪

又

公書自言初學魏武其信然邪觀此帖豈老瞞所嘗寢見也

題夏仲昭墨竹

畫家以竹爲難凡山水樓臺禽魚花木皆可以像求而竹以意得所謂意者爲其超然有出塵之思挺然有昂霄之氣蒼然有傲歲寒之節故君子貴之貴之故高人逸士多喜作之而名家者爲難難者非他得其意爲難邪自昔畫竹者文洋州爲聖其論須有成竹於胷中熟視而後下筆如兎起鶻落少緩則失之蓋其難如此　國朝以畫竹名者唯王舍人孟端夏太常仲昭蓋得洋州筆法此幅乃太常爲故少保于忠愍作今中丞屠公元勲得之保愛有加間以示予予惟中丞之保愛豈徒爲耳目翫好蓋重其有超然之韻挺然之節蒼然之姿與翫物喪志者異矣

題東湖屠氏宗譜

屠於姓最寡而今爲特盛八座之中凡二人焉其一爲大冢宰掌都察院事字朝宗其一爲大司寇字元勲其餘登甲科官郎署者累累有焉而皆淵人也其亦盛矣司寇患後人莫知其受姓之源流乃自譜其

所出爲一大帙予受而讀之乃知淛之爲屠者其所出自不能一雖平湖之屠亦或不能一蓋其辨之嚴如此於乎先王宗法廢民散久矣唐衰譜學復廢雖士大夫多不能自知其所出今司寇乃獸能如意於此水木之思深且長矣考受姓之源則推其所以同自解元府君而下則辨其所以異原其同則不迷於所出辨其異則不混於所施可謂善爲譜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辯物屠氏之譜有焉

跋蔡九逵石虵山記

予嘗與蔡子泛舟出消夏灣登小洞庭見石虵浮水面指異之且欲即之而舟忽已過不知其勝若是也及今乞告東歸將徧歷湖中諸山搜奇抉怪庶慰吾渴況若石虵者邪固所願游也今與蔡子約秋高暑微當重叩林屋登石虵徧覽湖西諸山幸指迷焉雖然讀是記則石虵之勝已在吾目中矣

題東坡竹卷

坡翁墨竹其法得之文與可與可云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然坡每自謂不如可特作老幹磊砢數葉蕭疎而其意已足蓋其腦次不凡故落筆便有超妙處此幅新篁卷石婀娜蒼潤豈其法之變乎

跋五賢象

歐陽文忠公修楊忠襄公邦乂胡忠簡公銓周文忠

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五賢皆廬陵人也其文章節義載在史冊此象不知作者主名舊爲胡忠簡諸孫如川所藏今歸王唯顒氏唯顒出以示予予爲之端拜以觀道德之容莊毅之色穆然槀然如挹五公于一堂之上信繪事之妙也昔文丞相信國公少過五賢祠曰殺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後果以節義顯天下遂與五賢作配則圖之作豈徒然哉茲獨曷爲遺之曰此圖作于景定五年是年十月信國始召赴行在除禮部郎官其節蓋未顯也顧今之世有善畫者特貌信國端委赤舄以繼五賢而六之豈不偉哉

跋宋文丞相過小青口詩

右宋文丞相信國公詩墨蹟一首其詩今見[illegible]中初公自奉使伯顏軍前被留得間亡眞州浮海以達行在後屯潮陽師潰被執自廣州傳至燕獄所至有詩昔鍾儀幽而楚操莊舄病而越吟或者猶謂之仁況公流離顛沛有感必發于詩詩必歸于忠義讀其集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於戲可不謂仁乎此蓋公被執北去將至梶源五十里而作文君徵明出以示予予謂公之精忠大節焯焯天地間固無庸贊歟念公時在縲紲動止當不自由其感慨不平之氣發之詩可也而字畫精妙雖毋墨之微亦皆不苟何從容如是豈公之賢能使蒙古待之以禮耶無亦公之所

養有定力故臨難如平時不少動于中耶然則公之大節不待柴市而後知也觀于此詩亦可以知之矣今去公且三百年片紙遺墨人傳寶之又況其後之人乎又況徵明之賢不實其世者乎雖然忠義所在自當有神物護持之

跋宋著作王蘋褒勑

宋高宗建炎四年以范沖直史館重修神哲兩朝實錄王先生蘋寔預焉方章蔡得志追貶宰臣司馬光以下上誣及宣仁自謂傳信萬世矣高宗當戎馬間感隆祐之言汲汲爲此舉又得人如沖與先生者焉此朱墨史所爲作也而萬世之公論始定雖然後世史家不公是非混淆不獻宣仁也又安得先生輩正之

書王德文公據後

古者遣將軍功爵賞皆決于外不從中覆觀此則宋制猶爾耶史稱善湘爲宰相史彌遠姻家奏請無阻故能成功然當時幕下戰伐有如范葵經理有如德文則其克有成功亦豈偶然哉唯顯爲德文裔孫出其公據見示故題其上

題魏鶴山杜範李心傳手札

了翁在理宗朝與眞德秀齊名皆深於理學以直道不爲時宰所容杜李二公亦皆一時名臣則其手札

爲世所重非但以其字畫之工以其賢也按理宗嘉熙二年以李心傳爲秘書少監史館修撰心傳有史才通故實弟道傳尤明河洛之學性傳位至同知樞密院事淳祐五年以杜範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範抗言時政無有所隱初爲殿中侍御史劾奏鄭清之李鳴復其後不肖與鳴復共政卒辟位去其爲人如此

跋宋理宗賜鄭清之御筆詩王唯顒家藏

右宋理宗誕節賜鄭丞相詩吳文定公鑒定爲清之詳且審矣按宋史理宗開禧元年正月癸亥每正月五日爲天基聖節紫宸殿上壽集英殿大宴又青陽閣動其左驗之明者其爲清之無疑清之預史彌遠廢立之謀駸駸遂秉鈞軸理宗恩數無亦德其立已之功而豈爲社稷計耶然清之爲相亦有可觀者端平初召用正人時謂小元祐清之有力焉至其汲引徐清叟排根程公許其功過亦足相當予獸病其初進之不以正耳史謂清之墮名於再相恐不獸再相而已使理宗移待清之之恩以待天下之賢如眞德秀魏了翁崔與之輩相業寧止是乎

跋王唯顒家藏宋世登仕郎牒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內禪此牒九月行則孝宗朝也蓋紹興已受禪之後隆興未改元之前是年詔中外直言時政得失再相張浚收召胡銓王十朋周

瑾皆孝宗初政之尤美者因附書之惜前後殘缺不可考見牒者主名然亦足爲王氏故物矣

題蓬軒類紀

故友刑部正郎黃君諱暉字日昇爲人儁發有奇氣少攻舉業名擅一時然未甚該洽及筮仕乃始汎觀博取雖稗官小說街談巷議經於耳而徹於心每廣座中持論梗梗若懸河靡屑聽者皆竦而莫測其端及得所著蓬軒類紀凡若干卷上自　國家勲德下及閭閻委巷方技滑稽災祥神怪可喜可愕罔不具焉乃知其學有自出　間所紀雖若不能無猥瑣或涉怪異然皆得於耳目之所接又老之所傳縉紳之所述非無徵也況崇正黜邪之意亦往往寓乎其間他日觀民風者采之安知　國史　有取乎或曰所載多吳事正可以補郡乘之缺

題趙子昂蘭亭十三帖

近世以書名家者唯松雪翁最得二王筆法幾所謂未達一間者法二王真蹟元世上不多見觀翁得定式蘭亭喜不自制知此使見昭陵真本又當何如其筆法亦當逐逼真耶蘭亭本戶贋前人之鑒不遺餘力矣余復何言

鮮于伯機草書千文

智永千文號得羲獻家傳心法學草書者必由是入

始不失古人矩矱困學此卷其爲初學發者耶亦得
永禪師筆法者耶蔡中郎不可見矣得見虞賈氏亦
可矣

跋古本九經

九經古註宋淳熙眉州李監刑梓屋山人俞石澗家
藏舊物也今歸子容子容亦家林屋豈其有數耶試
以今本校之則宋儒之去取因革繁簡精麤亦皆可
考而知乎徒玩其古而已

跋黃山谷草書墨跡

山谷書大白秋浦詩筆法頗不類故常或疑非真跡
此不知書故也公嘗自評元祐間書筆意癡鈍用筆
不到晚入峽見長年盪槳乃悟筆法又云紹聖甲
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則晚年之筆與少時
固異矣安得以故我求之其間筆陣所至猛氣軼出
常度然不害其爲神駿也
觀其自叙因錢穆父之言而改度湔祓舊習且云摩
圍閣中固知爲晚年筆矣

題顧閎中六逸圖 舊題爲淵明孝先畢卓馬融阮咸予爲辨之如左

閎中寫六人像皆取其曠逸而淵明非其倫也露卧
者其劉伯倫乎所謂枕麴籍糟吹遂者其桓伊乎所
謂卧吹三弄題以爲孝先馬融非其時矣缺題者其
嵇叔夜乎所謂目送歸鴻妄意如此惜不及與石田

許之

題石勒問道圖

彼胡雛者亦嘗侈然自帝天下矣乃於一老沙彌前
孌孌鞠躬執弟子禮彼佛之說固能動人而佛圖澄
又捷出神恠故耶吾不知當時勒所問者何道澄所
告者何說使勒能執此理於吾孔孟之前必將告之
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用夏以變夷豈彼所謂最
上一乘者乎孟子云今之諸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若勒可謂好臣其所受教矣而施之澄
此吾儒之所歎也

題張長史郎官廳壁記

張長史人知其草聖之神逸也孰知楷法之嚴如是
東坡云自古未有不善正書而工於草者山谷云郎
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聖度越諸
家無轍跡可尋

跋張長史草書

東坡論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意態自足山
谷論長史性雖顛逸字字入法度懷素工於瘦長史
工於肥瘦勁易能肥勁難持二公之說以勘是帖有
若符契顛而法肥而勁放而意足其爲長史眞跡無
疑況又有君謨之私印可証乎其間多屋漏痕筆法
識者嘗自知之

書王安道登華山圖

始余讀痺洄集知安道之深於醫不知其能詩也及脩蘇州誌知其能詩不知其又工於文又工於畫也觀此圖文詞繪畫皆絕人遠甚而名不甚著何哉於乎華山之勝奇矣惜吾不獲從斯人遊然得此圖時閱一過亦可神遊於其間矣

恭題巡撫南畿李司空四世誥命圖

孟子云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臣伏覩李之先在　宣宗朝則臣觀自單縣教諭解官就封給事中臣蕃自給事中進秩徵仕郎在武宗朝又進通議大夫副都御史臣吉安自華陽府教授亦進通議大夫右都御史而皆及其室人三世文行爲時聞人而皆位不滿德委祉儲祥歸成于今尚書臣充嗣懋膺

簡命入持邦憲出分主憂德惠敷施政平盜息伏念兩朝奎章宸翰祗承敷賁夙夜不敢怠將刻之琬琰以焜煌于後人屬臣鏊識其後臣鏊何敢贅一詞以贊日月之末光書有之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世選爾勞余不掩爾善敢以爲

先朝頌詩有之於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又以爲臣充嗣頌云某月某日臣鏊拜題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與人論攝生書

有自城來者言足下遇異人得長生久視之術僕始而喜既而疑竊爲足下不取也方士之術愚不能知而所知者古今之常道夫人之有生必有死猶日之有晝必有夜事之固然者也今學者所共尊而推以爲聖者必曰堯舜周孔堯舜周孔今安在耶假而以聖人不爲異術順受其正則夫安期羨門鍾呂之屬屢見神於前者今安在耶意其竊陰陽之氣獸得須臾無死要之久也亦必有散焉日生於旦死於夜月生於朔死於晦陽生則陰死陰生則陽死而元會數

蓋則天地亦不免於死安有自開闢以來聖者死仙者死造化亦死而吾獸欲超然立於不死之地耶夫神仙之說始於誰乎自老子有谷神不死之說屈子有一氣孔神之說燕昭漢武始崇虛尚而海上迂怪之士爭扼腕而言神仙日思脫躧以事飛昇飛昇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爲服食之說服食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爲金丹之說至於服金丹死者往往而是也則又變爲今說今之說以爲不假金石草木皆反於身而得之則其說益玄而其效益茫且遠矣又有所謂房中補益則其術益下夫人之死出於衽席者八九而術者乃欲以此蘄不死乃得速死於戲吾見多矣

往予居京師見薦紳往往有談此術者未始不竊嘆人心之無厭也方其未遇日誦書史拒彼甚堅一旦名已遂志已滿而所懼者唯死也於是方士因其懼心而入之聽其言洋洋乎眞若可以淩倒影而遐觀於是姑爲其所不可爲以覬得其所不可得問之則動以朱子爲解自朱子有刀圭入口白日羽翰之說故術者必以此藉口而爲吾儒者亦以此自解嗟夫自吾徒讀聖賢書所學者儒所談者儒而不免惑此則又安得以責夫秦皇漢武之爲耶自昔事服食而敗者多矣前者敗後者進或告以往事則曰彼不得其術也我則得之從其學者曰彼不得其師也我則

得之及其後也亦無異焉昔陳希夷之告宋琪不過勉以勤修政事假如今遇希夷則所以告足下不過政事而今之人開口說仙彼而能仙曷不高飛遠引超出人世縱不能然亦當清淨自守以求其所謂鉛汞者而何暇弄矛權勢糊其口於四方耶仙之有無不可知即使有也亦不肯遇人而言言者決非有有者決不言也或曰彼亦未敢自謂能仙但以延年損疾耳若是則有之然人之疾多起於風寒暑濕喜怒勞佚之際能於是謹之則疾安從生且攝生之法吾儒自有之中庸之慎獨則坐忘之法也輒書之夜氣則伏氣之法也論語之失飪不時不食則服食之法也何待於彼耶況爲此者類非端士愚者且不信況明者乎度民且不爲況有位者乎今足下出宰百里語默動作人所屬視喜怒威權人所竊弄從事奇衺恐有害於德賁緣請託恐有害於政謟言流聞恐有害於名如前所陳又恐有害於身也愚聞之方人之篤於所信雖舉天下之口以辨焉亦有以自解況如僕者乎然谷永諫成帝疏柳宗元報李睦州書韓退之之誌李于歐陽永叔之序黃庭經其文具在也試取而讀之則無待於予言矣

復王巡撫三原

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愛君之心有致君之術有告君

之體有格君之誠是四者古人所難也今乃得之頃者姦人竊弄威福播惡東南中外有心者憂有口者議然無一人敢當其前獸諉曰時不可言也閣下奮然起排其姦章疏累數千言不詭不激聞之者生氣讀之者醉心數月之間臯人果得回　九重之聽快四海之心乃知天下無不可言之時無不可爲之事顧所以自處者有未至耳自非力量之弘忠憤之激而眞誠之積德望之隆所以感於未言之前固未易及此也某承乏史館嘗慨古人卓絕之行不可復見豈意乃今見之近者又聞命所司決長洲諸防六十餘處白茆諸港相繼而開所以經國賦立民命者他日信史不止一書而已也某素辱知愛且東南之某與有焉故敢書以爲賀

復尹太宰

鏊方幼學則幸聞名於將命者顧未嘗得望履絇於門其後見錄有司入試　大廷愚不識忌諱奏其猖狂之說當道者欲擯斥之獸公奮然不顧謂其辭雖狂其心何臯是以卒寘之一甲雖公之爲此非有私於鏊而鏊之懷德有不能忘者區區之私欲一布之左右爲日久矣方公秉樞要進退百官天下之士爭欲望拜光塵使鏊於是時而言則亦無以自别於衆及公被萋菲孫碩膚而東天下爭惜之而鏊之惜尤

深又以官非言路耿耿之懷欲吐復納夫有所嫌則不言有所畏則不言是區區懷德之私終無以自達於左右雖盛德雅度不自爲功而不腆之言亦不能裨萬分之一而終欲一言之者亦欲公之知銓默默二十年非若木石之無知而已也今公優游林泉如裴晉公之在綠野堂司馬公之在獸樂園雖無心於天下而天下之心終不能釋且台候康嘉百福攸集既爲天下喜又私以自賀也故敢進其說如此唯諒察之

與韓尚書

僕受性愚戇與世寡諧立朝三十餘年不接交人

人亦無官與交其號相知者纔三四人焉耳及官銜曹獲與執事爲寮引分推誠罔有疑貳磨礱浸灌懷懷勤勤義契相孚有逾同氣端居自念誠不意晚年何幸之深得友於君子也而以爲慶斷金之交恃以終老豈謂一朝變作遂至乖睽嗟乎事變倉卒衆皆愛貽世之君子各務自全莫肯相援甚者推咎于人以自解某誠不佞憤不自制总身直前而力寡謀淺不能少裨萬分之一心竊媿之蓋起事之初志同許國則禍患之至義無獸殊而當事之人莫究本末榮辱頓殊此某所以惓惓而不能舍雖公之心未嘗有望于僕僕之心終不能無媿于公是心也公知之僕

知之不敢以告人今幸權奸摧伏公道昭宣而海内老成零落殆盡唯公長庚曉月歇殿諸公豈弟君子實神明之所扶持謂天無意不可也公之完名高節既已昭晰天下而且有光于無窮視彼所得孰多耶則公端居獸處亦或不能無念干予也是心也某知之公知之特以告公而已今公養高林下某亦抱拙山中思欲千里命駕而出門有礙其爲悒悒胡有窮已令子官嘉興間得相接獲承動止深以爲慰衰病不能一詗起居而兩獲手書垂問推奬過當非所克堪南北邈絕晤語無階唯勞引領伏冀爲道自愛以副惓惓之私不宜

復謝閣老書

春初特枉手教副以土宜而因循至今莫克裁謝皋媿皋吳越相望甚邇而聚首無緣歐趙高風信有未易企及者耶近聞颶風陡作海濱之人多被其災高居近海雖盛德君子神明擁護其亦不能無少警動于僕御者乎未由覲規有懷無已人便輙奉承動靜萬萬自愛不宣

與林都憲待用書

往在京師畧見顏色旋聞抗疏言人所不敢言天怒不測中外危之而怡然就獄不沮不撓若此奇節非獨人所難繼謂公亦不可再試矣逆瑾伏誅又

得疏文危言正色不替於前讀之洞心駭目不覺降歎所謂男子要爲天下奇非爲奇也自人望之見其奇耳自媿孱弱不敢求知於公且謂公亦無自而知我也豈意古靈薦藁砧名其中且恕且媿莫知所由伏念僕於執事曾無一日之雅而心恒嚮之在銓曹在內閣何嘗一日忘焉而輒沮於讒邪之口茲亦未敢聞于公知公曾不以此望于我也祁奚叔向謂兩得之公之心其亦然耶僕今待盡丘園公亦且倦游矣此心恫恫恐終無以自達近讀西征錄既偉其節又偉其辭此尹師魯之所願同皇甫規恥于不預者也故敢輒薦其所以舊和而顯二首因附往讀之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不宜

與陸冢宰書

得邸報知已正位冢宰甚盛甚盛銓曹自昔所重入國朝尤重而南士居之者頗鮮若吾蘇則自昔無之而始見于今也可不謂盛乎然斯地也居之難稱之又難以三原公之賢衆不謂善蓋望之者過厚焉耳今之時又非三原之時廉恥道喪貪濁肆行執事知其所以然乎亦上之人啓之耳居其位者可無幹旋之術乎抑奔競黜貪殘崇名節獎恬退乂任使此其術也勿謂時難爲此而不爲將誰爲矣然又有一焉自昔北人得志每擯乎南南人得志亦稍效尤數年

來遂成南北之黨願公勿似之前輩謂天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吾何心焉公必不然漫及之耳僕自伏林下於當道未嘗敢以書先而於知舊則有不當然者況屢承問及則區區之愚亦不得默默而已也

復邵尚書書

伏承不遺猥示高製意若欲使某爲之評者愚於諸經讀之未熟歷代史尤多遺忘恒自病其記識之弗强也則於高議又安能窺其涯涘之淺深三復之餘但知畏之而已敬之而已頃焉山居無所用心偶書所見亦欲一通就正未敢出而亦不能終隱惟訂其訛耘其穢是所望於知己也

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古者什一而稅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和平而頌聲作後世未能遽行也然亦當稍倣其意使法較然畫一而可守今天下財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請備言之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稅一畝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收蓋幾於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爲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坵之內只尺之間或爲官或爲民輕重懸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僞以官爲民富者利粮之輕甘受其僞而不疑久之民

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里甲故貧窮多流里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又有奸民以熟作荒歲以爲例謂之積荒板荒馬役義冢之類悉攤之於衆此加耗之所以日重者也又官民之田舊不過十餘則近則乃至千餘自巧歷者不能筭唯奸民積年出沒其中輕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稅寄之官宦謂之詭寄或分散於各戶謂之飛寄有司拱手聽其所爲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於則數之細碎故也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者大率以田爲定田多爲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解軍須顏料納之內府者也曰斗庫供應往來使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者也顏料之入內府亦不爲多而出納之際百方艱阻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閱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秤貸千京以歸則賣產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往來廚傳不絕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鰒菜膏油之供加以餽送之資游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自前代無所謂糧長者我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

管民最爲良法昔之爲是役者未見其患頃者
朝廷之征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滋甚舊惟督糧而已
近又使之運於京糧長不能自行姑民代之行多有
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
也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
則取之往來應借則取之而又有常例之輸公堂之
刻火耗之刻官之百需多取於長長又安能不多取
於民及逋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拆屋伐木鬻田
鬻子女竟不免死於搒掠之下此民之重困者三也
三役之重皆起於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
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徙而富者盡當

田以避役近年吳下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職
田之故也夫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
今田既出重租又併庸調而歸之此民之所以輕棄
其田者也古之爲政者驅末作歸之田今之爲政驅
農民而歸之末作使民盡歸末作則國之賦稅將安
出哉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被
道餓殍塞川甚可憫也惟　朝廷軫念民窮亦嘗
蠲免荒數冀以寬之而有司不奉　德音或因之爲
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小
民不獲沾惠於平民之患極矣有仁心者忍坐視而
不思所以拯之而拯之實難鑿日夜思惟莫知所以

爲計孟子有言盍亦反其本矣意者今日之弊亦當
先端其本乎使官田無太半之稅內府無出納之艱
有司無侵刻之擾則諸弊可一掃去而民有息肩之
所然官田之稅　國有定法未敢輕議昔
宣宗皇帝亦嘗　勅減其數因是再損削細碎之數
併爲一二則或四五則或如舊例十一則其亦可乎
出納之艱則在　明主加之意時察之而重爲之
禁貪官之弊則撫巡之責而乃使之晏然在位或幸
而見黜又晏然稱載而歸曾不究其贓如此後何所
懲而不爲乎於乎三者之弊及今治之猶可不然民
日以困日以蕪　國家之財賦日以益缺數十載

之後莫知其所稅駕也

與李司空論均徭賦

鄞居鄉數年見民間甚苦均徭富者或至毀家貧者
多至賣田鬻產伐樹繼以逃亡前此未有也訪其故
起於吳縣尹鄭軾軾良吏也輕變舊法貽禍至今蓋
舊法計里不計戶姑以長吳二縣論之二縣共一千
二百五十二里歲額共一千一百五十五役里分役
數大略相當即有參差自可隨宜消息每里共當一
役雖有重費十戶共之不爲甚苦人戶貧富里長素
諳略爲重輕人亦能堪自軾爲縣謂里長不能無弊
也悉召人戶至縣人人面審家家着役役少人多則

儲爲公用謂之餘剩均徭軾之爲此亦甚均也繼其職者不能如軾多因之爲利人人面審恣意酷派一戸有至百餘兩者嚴刑痛箠敢有不承其餘細役似不爲重而交納之際百方艱阻多至一倍二倍三五倍者有之民吞聲而不敢言所謂餘剩者竟不知何在故民間爭言舊法之便舊法似疎而民悅均其利於下也今法似密而民怨尋其利於下也以愚計之役之大者莫若解戸丰庫之類宜別爲一項推上戸有名衆所知者當之而下下戸特爲優免其餘一甲止當一役按里可定不必人人面審騷動一縣蓋面審之際不免詢人人恐重役多方行賄詢之糧塘則賄粮塘詢之里老則賄里老無所不詢則無所不防故有以富爲貧以貧爲富有司又從而高下其手名曰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也曷若舊法不詢而自均乎或言舊法善矣官府之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自爲役法耳非爲財用設也賦之與役不相涉入如有公用贓罰之類尚多有之必不得已與其豫儲均徭不若別爲科派科派多及富右不及貧下也執事體國愛民之心至矣近效一得之愚亦不自知其可用與否而公以爲必可行復詢遠謀足利永世者於此見公之心何如也民間利害未能悉舉而徭役實其大者願公不惑羣議斷而行之符下州縣照里定役一年

足一年之用更不許僉餘剩若有餘剩即同贓論如此數十年之害一旦除去吳下人人歡呼相慶不特此也田無重役民皆務本不至輕棄其田而逃亡是本末均利矣然須刊定大榜昭示遠近永爲定例不然公去吳之後貪官汚吏又將如前之爲吳人之弊吾未知所稅駕也近考蘇州誌文襄役法一里出銀一兩止輕如此其後知府汪虎變爲前例當時尚以爲重不知今日流弊至於此極也今役額頗增若倣文襄之法雖一里十兩亦甚輕且均也執事以爲何如

復巡撫李司空

九重遣使行問丘園今昔人臣之所罕遇而執事能光之所及也媿荷媿荷治水功完又聞有均田之舉此吳下無窮之利也百餘年來誰敢議及此者仰羨不已然流俗易搖大家勢族尤多不便故多紛紛之議亦願俯順羣情上下安之此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之意也如僕之愚亦望少爲增損官民不相涉入既已得之尤願民田仍爲二則官田爲三則罰輕者增之不至太多則不怨重者得少減分數亦喜出望外矣如是定爲五六則削去奇零細碎之數易於查考吏胥無緣爲奸若山蕩歲入望仍其舊爲宜稍增則民難堪矣古者弛山澤之利施以與民況增其稅

乎如數不足請查積荒板荒坍湖之數補之蓋三者類多欺隱攤其稅於衆其損衆利已亦已久矣此最不可容者也狂瞽之見不敢不盡亦忠於執事之職分也旌旆何時入城與衆議之

又

僕久伏林下衰病壓隤功名之念灰冷閣下不以其愚不肖乃以其名上塵九重聞之惴恐累日自媿虛薄中亦何有而屢玷古靈之疏詩有之老去師丹多忘事少年之武不如人僕誠似之終不堪當世用矣不敢謝亦不敢忘也近不自揆輒陳吳中利害顧未知閣下察否也及賜教

督不以其言爲迂且將行之爲善後經久之計尤見不自滿假察納邇言且復下詢末世遠謀僕居山林備見民間疾苦欲陳之而無路幸值閣下有可行之位有能行之才何惜不少竭涓埃以裨海嶽惟公其爲民建無窮之基亦且有無窮之問文襄不得專美於前矣

復邵二泉書

伏覩　清朝更化特起老成此正君子彙進之時也素守雖不可奪而　詔旨不可屢違鑿竊爲公思之南畿去家不遠而太夫人聞已勿藥茲奉以之官則高義不失而官事亦不廢似兩得之方欲以此意奉

問示疏稿讀之詞情懇至乃不知所以爲心雖然此
奏未上望更思而處之已上恐亦未得　俞旨亦當
勉副　九重側席之意是孝之大者也病暑忽忽
作報言不盡意

與王都憲懋中書

某久伏草野無復當世之才亦無復當世之志往年
得邸報乃若以不肖之名玷古靈之稿非鍪之所宜
蒙也而執事之意則厚矣讀之茫然不知何以得察
於左右久之頗憶於同年故諭德景元座上若有半
面之識而亦不甚了了滋自媿也抑又喜焉喜其不
涉於朋比之私耳雖祁大夫之舉不期叔向之知而
區區之私每深鄉往顧修敬無階焉耳邇逆藩滅
又聞仗帥義旋以濟王師克成膚功還任臺端亦無
只尺之牘達於左右是果忘之邪其亦叔向不見邪
大夫之意乎使過吳中復承存問乃知高義終不遐
遺於是缺焉不一報則幾於忘之矣故自疏所以知
此冀執事之察之也方今　聖明更化羣賢戮力
共致太平執事際可爲之時其益殫忠赤佐成
一代之盛是亦僕之所以爲報也若僕之疎拙自甘
老於林下矣

復邵二泉書

虛薄謬承　誤恩特遣使臣存問于家切深慙懼若

無以容又辱不遠賸儀惠及是重其慙也重其過也得與見素唱和高篇讀之但覺興寄高妙殆難措手少間當勉課以呈但恐郢人白雪難爲和耳

與某書

某卧病丘園甘與草木同朽腐忽逢　聖世特遣行人下賁且感且媿具疏謝　恩復蒙蔭一子爲近侍此實曠蕩之恩人臣之所罕遇也自非密勿之臣推恩何以至此感德無量但自念立　朝三十餘年曾無絲髮之補叨忝　恩數過多恐於公議不允故敢具疏辭免伏惟照察下悃至幸

復邵二泉書

僕今春歸自京口即還故山久不及問訊而承孝履如宜甚慰甚慰華生來辱手誨且以墓文見屬此意甚厚而不敢承何也先夫人之德與節前既爲之碑復綴以蕪陋之辭不能增益盛德之光而徒起人之厭雖來諭諄切有王仲舒故事然昌黎海也變化百出讀者不覺其複如襪線之才止此矣雖勉竭駑鈍無以復進敢固辭之而華生不諒則又語之曰僕非介然爲高者山澤之人猝然有求亦嘗爲之況世之名公欲昭前人之德不以屬之燕許之筆而以屬不腆豈可固辭但如前所陳是以聞命而不敢也華生終不見諒則亦無如之何矣黽俛從之而猶望於察

若厚弊則終不敢聞命也亦望重察之

與林見素書

比趨名過吳事嚴程峻駐節近郊必俟一見服此高情何能已已往在京師略見顏色自後年隔三十餘年南北相望欽想風節稜稜巉聳迨茲披接容貌詞氣克然粹然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者邪非特風節之高而已神交千里之外心醉一日之間所得多矣自古欲治之主不世出老臣許國固無俟區區之贊也惟倍萬為　國自愛以副海內之心不宣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川宗圖書館藏